

亲  
历

# 翟店纸箱业前世今生



平台（资料图片）  
稷山县包装印刷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安新明

近年来，稷山县的纸箱包装产业发展迅猛，形成了一个以翟店镇为主体，集包装、印刷、造纸、制版为一体的鲜明特色产业。目前，已有此类企业119家。稷山翟店镇的纸箱印刷产业，像一本摊开的传奇，这本传奇始于1984年那个蓄势待发的春天。

四十载风云激荡，一粒种子，竟成林海。1984年，稷山县委书记相从智、县长李晓光等新任县领导研究抓稷山经济，突破口是工业强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铺开了引进洗煤厂、新建水泥厂、扩建炼铁厂、新建焦化厂等项目。

契机，往往藏于一次不经意的相逢。当年5月份，稷山县召开了全县双过半动员大会，在会上李晓光提出了建纸箱厂的思路。原因有二：一是他在省城开会时，遇见了山西农业大学的教授祁寿椿，祁教授兼任山西果树研究所所长，曾在绛县山楂种植发展鼎盛时期多次进行指导，他与李晓光是师生，也是朋友。在交谈中，祁寿椿说，准备在山西发展现代化的纸箱产业，用来为苹果出口做准备，又提到绛县的山楂和稷山的板枣，以后要做大做强，出口创汇，包装纸箱一定要自己干。李晓光觉得稷山也应建一个纸箱厂，既填补了轻工产品的空白，又可以为县财政增税创收，

还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便专门通知时任稷山县工业局局长马化隆进行研究。很快，马化隆召开了局务会，把建纸箱厂这件事列入了日程。他事先曾与我碰头，提出先走出去进行调查研究，我提出抽调缸套厂的工程师赵启民共同参与。

1984年8月，我们第一站便去拜访山西农科院山西果树研究所所长祁寿椿，祁寿椿的果研所在太谷农学院苹果试验园内的平房，我们去祁寿椿家里，并带了几斤稷山特产板枣。

祁寿椿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晚上，我们在果研所食堂吃了晚饭，住宿在研究所的招待所，就国外纸箱生产和国内生产状况谈了几个小时。祁寿椿认为，纸箱包装产业永远是朝阳产业，市场经济越发达，纸箱行业越兴旺；县一级经济发展也需要有纸箱产业，因为纸箱产品销售半径越短越有利；上高端的资金困难，上中低端的能大能小，山西省年产万只的产能有几条线，晋中太谷就准备上一条线。第二天，我和赵启民告别了祁教授，直奔太谷县，对该县的2万只纸箱生产线进行了一天的考察。

外出考察回来后，我们及时向局领导汇报了关于纸箱生产的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县领导。我和赵启民商量，拿出一个《年产一万只纸箱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涉及租用1500平方米厂房，设

备包括裁纸机、3台瓦楞纸机、5台裁板机、装订机、挂面纸印刷设备等，其中主要原材料箱板草纸采取进货后再生产。设备的投资占总投资的五分之二，工人30人左右。后来，乡镇企业局局长赵子荣、办公室主任杨国元曾找我了解过此方面情况，翟店工艺厂的段典龙、造纸厂的任石铭、蔡村乡的黄实龙等也与我座谈过纸箱产品生产。我们工业局副局长秦海亮和生产和技改股股长秦丰都是蔡村乡蔡村人，他们对工业项目了解得较多，也在一起交流过。

1984年10月份，我的工作由县工业局调到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组，关于局内的事情我也了解甚少。年底听说翟店、蔡村乡上了2个~3个纸箱厂，使用的是赵启民设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从这时起，纸箱包装产业初步有了初级产品。2002年，为了提升翟店纸箱产业发展的档次，我和翟店镇党委书记费克仁等曾组织翟店镇纸箱企业的管理者到江苏、浙江考察学习纸箱产业发展，受益匪浅。后来，又邀请中国纸箱包装产业协会专家来稷山翟店指导我县企业。翟店包装印刷产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拥有再生纸制造—制版设计—彩色印刷—制板制箱—附件加工和仓储物流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

一场寒流袭来，万物凋零，天气陡然变冷。前几天回村，与大家的闲谈之中，又把话题扯到了当年的土炉子上面。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亲身体验了农村取暖条件的升级换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村离河津煤窑不远，煤窑或是焦炭厂都有大量的煤渣低价出售。于是就有人在入冬前夕拉来了煤渣在村里卖。刚开始那些年，还没有烧蜂窝煤的先例，乡亲们买回煤渣之后，与黄土搅拌好，抹成了煤泥片，煤片晒干摞起来，待冬天使用。我那时刚十几岁，经常拉着小平车到村口的土场拉回黄土，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抹煤泥片，确保爷爷奶奶和我越冬取暖。入冬后，人们在卧室里用砖块垒个与土炕连接的土炉子。烧土炉子排烟利用的是土炕角的土烟囱。那时候的农村，还是低矮窄小的土墙土房，空间很小，一个屋子烧一个土炉子，门上再吊一个棉门帘，感觉特别温暖。屋子里既有了烟火味，又取了暖。土炉子一举两得，不但可以取暖，而且还可以做饭。严冬时节，外面寒风料峭，冰雪满地，里面一家人盘坐在炕头上吃着热腾腾的饭菜，或是盖上被子，挤在一起看着黑白电视，感到无比的享受。

时光荏苒，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人烧上了蜂窝煤，烧煤的炉子也换成了专用的铁炉子。入冬前夕街上门店最好的生意就是卖炉子。家家户户都需要铁炉子，有的家几代人几个房间就得买几个铁炉子呢！刚开始烧蜂窝煤，煤球还是自制的。我们巷有个人让电焊铺制作了一个手摇打煤器，今天这家借，明天那家用，全巷十几家就轮流着使用这个打煤器。蜂窝煤与煤泥片相比较的好处是，烧蜂窝煤不用捅炉子，灰尘较少，相对干净。兴起蜂窝煤后，蜂窝煤加工厂应运而生。市场往往就是这样的，有需求就有供应。很快，农村的周边就有了三三两两的蜂窝煤厂，人们再不用辛辛苦苦，汗流浃背的打蜂窝煤了。腰包逐渐鼓起来的农家人，每年农历九月底就备好了一车车、一摞摞的蜂窝煤。那个阶段，蜂窝煤几乎控制着农村的取暖市场。但是，不论是煤泥片还是蜂窝煤，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安全。那时候，冬天煤气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让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蜂窝煤。

蜂窝煤、铁炉子风行了十多年后，随着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矮小的土墙土房换成了宽敞的平房或是二层小楼，蜂窝煤的供暖热量赶不上需求了。加之蜂窝煤烧后的残渣影响村容村貌，基于这些原因，在一些人的带动下，土锅炉开始进入农家，烧蜂窝煤变成了烧煤炭。我们村在几年之内大多数人都安装上了土锅炉，我们家也花了6000元安装了土锅炉和十几组暖气片。但是，土锅炉虽然解决了供暖问题，房间里也干净卫生起来，可是烟排放量较大。

时代在进步，土锅炉取暖没几年，煤改电实施，接着空气能、热风机等电气化取暖设备纷纷进入了农家，农村的取暖更加高效清洁了。

如今农村的冬天，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农户的家里，窗明几净，整洁卫生，人们茶余饭后在暖融融的房子里，尽情地享受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那些当年的土炉子、铁炉子、土锅炉已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

诗 篓

初雪

□任东波

和初雪一起回来的  
还有乘着雪花飘来的故事  
一些记忆中的碎片

甄选一个无风的夜晚  
无人打扰，不需要躲闪目光  
就可以在我的村庄停泊

寄托了太多凌乱的情绪

只好选择了零零散散  
只有零散才能让尘埃落定

你来时，不要提前邀约  
让我提前设计一个场景，  
或让一些发黄的老照片泛滥

你能去的地方太多，太多  
荒野，峰峦，园圃。而我  
只需要几枚挂上门楣

□林智宏

# 远去的土炉子

拍客

老  
站记者  
薛丽娟亲  
历记者  
薛丽娟